西廂六論

牧惠 著

大川文學

大川文學叢書

大川文學叢書 1

西廂六論

著　者：牧惠

發行人：吳延環

出版者：大川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（東側門）十二樓
郵箱：台北市郵政信箱第1-25號
電話：（02）394-3113～4・（02）394-3317～8
傳眞：（02）394-0116
郵撥：1553051-4 大川出版社

總經銷：三友圖書公司

地址：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電話：（02）240-5600・（02）240-5707
傳眞：（02）240-9284
郵撥：0584488-9 三友圖書公司

印刷者：冠芳印刷企業有限公司

初　版：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

定　價：新台幣一百五十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5178號

有著作權・不准侵害

ISBN 957-8626-00-2

西廂六論

牧惠 著

序

當我們開始研究和學習西方現代戲劇的時候，西方文化人士也在把目光投向東方。前些年，我接觸過一些歐美戲劇，舞台上出現的景象亦可謂「百花齊放」。最近聽說有一齣在美國上演的《基度山恩仇記》借用了中國戲劇中的臉譜：法官畫灰臉，偵探畫綠臉，鄧蒂斯開始爲本色，返回法國復仇時，畫成紅臉。表演時人物動作誇張，不講究生活中的合理。他們宣稱這是學習中國戲劇的藝術手法——「表現」。我想這大概是「寫意」的意思。這種自由處理舞台上的時空，並突出人物的主觀情緒感受的西方「表現」，假如我們不感到意外，至少也應受到感動。

中國民族文化的「表現」情趣，在元代達到了藝術的巔峰。無論是倪雲林蕭疏淡泊、寧靜悠閑的筆墨趣味，還是王實甫、湯顯祖寓濃情於飄逸，揮灑自如的描寫功夫，都無愧爲抒情的極致，「表現」的極致，這是不容置疑的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因此，用歷史的、唯物主義的眼光，對這些前代藝術大師的作品進行理論探討，尋踪溯源，分析評論其藝術上的得失，具有重要的意義。這也正是牧惠這部《西廂六論》的寫作要旨。在這部論著中，比較了《董西廂》、《王西廂》、《金西廂》三本西廂在思想上、藝術上的所得所失；又對某些主觀隨意性的文學評論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這樣，《西廂六論》便具有其針對性。不同的見解，可以活躍我們的思維；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這是《西廂六論》的獨特之處。

牧惠是一位高明的雜文家，他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文集《湖濱拾翠》通今博古，逸趣橫生，並深具生活哲理。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還潛心於對中國古典戲劇的研究，卓有成就。這本《西廂六論》，前論四個主要人物，既有橫向比較，又有縱向開掘；從劇中人物所處的時代背景中，尋找「西廂」之奇光異彩；資料翔實，讀來具有豐富的歷史感。後二論則主要從文學及文學史的角度對「第五本」的得失，做了甚爲透徹的分析；及至論到《金西廂》對《紅樓夢》的影響，更體現作者的探索精神。作者思路明晰，文筆曉暢，旁徵博引，詞鋒犀利，並能切中時弊，甚是難能可貴。

由《會真記》演變而成的《西廂記》是中國戲劇史上的描寫青年男女爭取戀愛及婚姻自由的開山之作。這支華麗的樂章，幾百年來不絕鳴響於中國民間的歷史旋律之中，對中國的精神文明有著不可磨滅的巨大影響。我想，如果把它放在整個民族文化的壯麗源流之中，考察戲劇

的繼承和對比，將會獲得饒有意趣的藝術啟示。牧惠這一著作，在這一方面將會起到同樣不小的影響，是可以斷言的。

吳祖光

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

引言

風月營，密匝匝列旌旗；鶯花寨，明颩颩排劍戟；翠紅鄉，雄糾糾施謀智。作詞章，風韻美，士林中等輩伏低；新雜劇，舊傳奇，《西廂記》天下奪魁。

這首〈凌波仙〉曲子，是元末戲曲家賈仲明寫來悼念《西廂記》作者王實甫的。關於王實甫這位不見經傳的元代「臭老九」，我們所知極少。「王實甫名德信，大都（即現在北京）人」，僅此而已！但是，他留下了《西廂記》，留下了「天下奪魁」的《西廂記》，這就夠了。歷史有時是多麼地相似！「文革」那時在文壇、政壇上跳上跳下，不可一世的類如梁效、羅思鼎之流，儘管臭名遠揚，而且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；但是，眞正留下傳世佳作的，卻是那些當時被打在最低層的「臭老九」、「老右」、「三反份子」。在黑暗無比的元代，「八娼九儒十丐」，處在娼與丐之間的知識分子中，有一位王實甫。他無法像其他朝代的知識分子那樣

靠科舉當官，只好在「風月營」、「鶯花寨」、「翠紅鄉」這些官妓聚居的地方消磨時光，靠給她們編寫劇本來維持生活。對王實甫和其他知識分子來說，這種愚昧的擺布和不公正的待遇，當然是不幸的；但是，有幸的是，這種不幸的遭遇給了他們豐富的思想和藝術營養，孕育出一批以王實甫、關漢卿爲代表的戲劇家，他們寫出一批不朽的戲曲，其中包括這齣《西廂記》，使我們今天仍然能夠從欣賞這部傑作而獲得美的享受。

繼承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，又吮吸了時代和人民的乳汁，《西廂記》出現在文壇之後，誠如賈仲明所說的那樣，風靡一時，「天下奪魁」。人們欣賞它，讚賞它。當然，各個階層、各種身分的人物反映又並不總是一樣的。

統治階級特別是官方，一方面抵制不了這齣戲的藝術魅力，不僅看，不僅演，而且還把它編進《永樂大典》，把它譯成滿文；但是，仔細思量之後，他們又發現這終歸是於他們的黑暗統治有礙的書，於是又下令禁毀。感謝王利器先生，他花了大量的精力，把元、明、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的史料，從浩瀚的書海中一一搜尋出來，使我們得以見識一下當時的統治者在這個問題上幹了些什麽。左一個「禁唱」，右一個「禁演」，清代還多了一個「禁譯」。「如有違犯，要罪過者」，「違者杖一百」，甚者「割了舌頭」。聖旨一下，地方照例層層加碼。明代有一位到南雄府巡視的莊某，不僅下令禁曲本（理由是「誨人以淫」），而且下令禁時文，禁佛經、道經，據說時文會「蠱壞學者心術」，而佛經、道經則足以「煽惑人心」。清朝有個余

治，是個最賣力維護封建思想秩序的衛道者，按照他的要求，大概所有的圖書館、書店也得像「文革」時那樣「清除」得乾淨利索。他認爲，《西廂記》這類戲，比那些赤裸裸的黃色小說戲曲更壞：

> 《西廂記》……等戲，近人每以爲才子佳人風流韻事，與淫戲有別。不知調情博趣，是何意態；跡其眉來眼去之狀，已足使少年人蕩魂失魄，暗動春心，是誨淫之最甚者。

他還舉了一個實例來證明《西廂記》的社會效果之壞：

> 金陵一名家子，過目成誦。年十三，博通經史。一日偷看《西廂記》曲本，忘食廢寢，七日夜而元陽一走，醫家云心腎絕矣，乃死。

個別例子總是不難找到的，其實這個例子如果不是胡編，也是掐頭去尾，取其所需而已。明、清那時究竟清除得如何，我們見不到；但是，「文革」的掃蕩之徹底，我們是親眼目睹的。那結果，除了整個國家的文化水平下降之外，作爲副產品，這種「純淨」倒是招惹出一批一批的失足者，這十年大大地超過了「封資修」流行的十七年，而且是成倍地超過。虛弱的統治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者總免不了找一些藉口和替罪羊來爲他們的腐朽辯護，就是這樣還不夠。衛道者們乾脆胡編亂造，說王實甫是「嚼舌而死」的，說有人曾經遊歷過「冥府」，見阿鼻獄中拘繫著湯顯祖、王實甫兩人，「甚苦楚」，而且是「永不超生」。有的人更想連「根」拔，通過「考證」，證明崔鶯鶯其實是一位「四德兼備，母儀《內則》，禮行《詩風》的標準淑女」，元稹寫《會眞記》是「因私憾而作」。這種根本不知文藝規律爲何物的奇談怪論，今天仍有市場，所以也很難看成怪異。倒是從此窺見他們對《西廂記》又恨又怕。

同統治階級代表們這種態度相反，在民間，則是「趨附日衆，雖屢經明旨禁止，而其調終不能止」。一些文人學士，並且起而爲之辯護，爲之宣傳。其中比較知名的是一位打頭陣的李卓吾。他把《西廂記》同當時的代聖賢立言的制藝同等看待，認爲都是「古今至文」：

> 詩何必古選？文何必先秦？降而爲六朝，變而爲近體，又變而爲傳奇，變而爲院本，爲雜劇，爲《西廂記》，爲《水滸傳》，爲今之舉子業，大賢言聖人之道，皆古今至文，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。（《焚書．童心說》）

他還充分肯定《西廂記》的藝術，認爲：「《拜月》、《西廂》化工也，《琵琶》畫工也……畫工雖巧，已落第二義矣」。很多評論家、鑒賞家都極口稱讚《西廂記》。或指出它「鋪

叙委婉，深得騷人之趣，極有佳句，若玉環之出浴華清，綠珠之采蓮洛浦」（朱權）；或指出在「古典之中，取其全本不懈、多瑜鮮瑕者，惟《西廂》能之」（李漁）。在明清時代，研究《西廂記》甚至成了一門學問：「西廂學」——就像我們今天的有「紅學」。

既然是一門學問，於是也就必然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。這些爭論，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待我們進一步探討。

我們都知道，《西廂記》作爲一個劇本出現，是元代的大德年間，也即是大約一二九七年到一三〇七年間的事情。它的前身，是一一八九年到一二〇八年間的《董解元西廂記》，更早一些，則是唐代作家元稹寫的《會眞記》，又名《鶯鶯傳》（八〇二年—八〇四年）。從《會眞記》到《董西廂》到《王西廂》，大約經歷了四百多年。就人物、故事來說，它們大體是相同的；但是，在文藝體裁的選擇上，在故事情節的處理上，在主題思想的構思上，它們的差別是相當大的，有的地方甚至是相反的。這些變化，當然同作者的主觀指導思想有很大關係。作者是生活在具體的社會條件下的。他們所以這樣寫而不那樣寫，所以繼承了這些拋棄了那些，當然同時代條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，這是不在話下的。不同時代、不同階級的人們，對於這些繼承和變化的評判，有說好的，有說壞的，也就在所不免。三個作品的三種結尾（如果加上金聖嘆的修改，還有四種結尾）孰優孰劣，就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。此外，例如《董西廂》同《王西廂》比，到底誰優誰劣，也有不同看法。一些人認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《王西廂》勝

於《董西廂》；但是，也有相反的觀點。清代焦循是其中一個。他在《劇說》中談到：

> 《詞旨》載：「《西廂》警策，不下百十條，如『竹索攬浮橋』、『檀口揾香腮』等語，不知皆撰自董解元《西廂》，竹索上有『寸金』二字，『檀口』句則曰『檀口微微，笑吐丁香舌，被郎輕嚙，卻更增人劣』。較漢卿奇麗、精采十倍（見黃嘉惠《董解元《西廂記》序》）」。案：王實甫〈長亭送別〉一折，稱絕調矣。董解元云：「莫道男兒心如鐵，君不見滿川紅葉，盡是離人眼中血。」實甫則云：「曉來誰染霜林醉？總是離人淚。」「淚」與「霜林」，不及「血」字之貫矣。（下舉許多類似的例子，略）……。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、太白，實甫何可當？當用以擬董解元。李空同云：「董子崔張劇，當直繼《離騷》。」

梁廷枬《曲話》也持此說，認爲《王西廂》「未免瑜瑕不掩，不如解元之玉璧全完也」。除了對作品的孰優孰劣的爭論，又還有對評論《西廂》的評論家的褒貶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要算是金聖嘆。

金聖嘆是明清時代「西廂學」中的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人物。他繼李卓吾之後，給《西廂》以很高的評價，把《離騷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杜詩》、《水滸》、《西廂》以次序定

爲六才子書。他充分肯定《西廂》，爲《西廂》辯護，認爲「《西廂記》斷斷不是淫書，斷斷是妙文」，是緊學《國風》，「無一筆不雅馴」，「無一筆不透脫」的「天地妙文」。別的人例如李卓吾、王驥德等也刪改過《西廂記》，評注過《西廂記》；但是，刪改得最多、評注得最細的，要數金聖嘆。經過他刪改和批注的《西廂記》，就如經他刪改和批注的《水滸傳》一樣，在繁多的版本中，佔據了絕大多數讀者，以至於「今人只知有金聖嘆之《西廂》，不知有毛西河之《西廂》」（俞樾）。對他的評注最佩服的要算是戲劇家和小說家李漁。他在《閑情偶記》中說：

> 讀金聖嘆所評《西廂記》，能令千古才人心死。夫人作文傳世，欲天下後代知之也，且欲天下後代稱許而贊嘆之也。殆其文成矣，其書傳矣，天下後代旣群然知之，復群然稱許而贊嘆之矣，作者之苦心，不幾大慰乎哉。予曰：「未甚慰也。譽人而不得其實，其去毀也幾希。但云千古傳奇，推《西廂》第一，而不明言其所以爲第一之故，是西施之美，不特有目者贊之，盲人亦能贊之矣。自有《西廂》以迄於今，四百餘載，推《西廂》爲塡詞第一者，不知幾千萬人，而能歷指其所以爲第一之故者，獨出一金聖嘆。」

李漁也談到金聖嘆評論中的缺點；但是，從上引一段文字就可以看出，總的評價是夠高的

。可以說，金聖嘆能使作《西廂》者心死，大概李漁也可以使金聖嘆心死了。

對金聖嘆持否定態度的人也不少。梁廷枬在《曲話》中批評「金聖嘆強作解事，取《西廂記》而割裂之，《西廂》至此爲一大厄；又以意爲更改，尤屬鹵莽」。他舉了許多金聖嘆改的例子，說「聖嘆以文律曲，故爲於襯字刪繁就簡，而不知其腔拍之不協」，「李笠翁從而稱之，過矣」。姚燮也認爲「聖嘆恣一己之私見，本無所解，自謂別出手眼，尋章摘句，瑣碎割裂」。在他們看來，金聖嘆糟蹋了《西廂記》。

上面這種意見，重點在於藝術。另一批反對金聖嘆的人，重點在於思想。王應奎在《柳南隨筆》中說：

> 聖嘆自爲乩爲憑，下筆益機辨瀾翻，常有神助；然多不軌於正，好評解稗官詞曲，手眼獨出。初批《水滸傳》行世，昆山歸玄恭莊見之曰：「此倡亂之書也。」繼又批《西廂記》行世，玄恭見之又曰：「此誨淫之書也。」

那時候，有不少人像王應奎那樣，肯定金聖嘆是個才子，但不軌正業。例如李島就稱他是「小慧之人」，他把《水滸》、《西廂》評爲才子書，起了「煽焰揚波，流風滋甚」的不良效果。沿著這個觀點延展下去，他們認爲，「其終以筆舌賈禍也，宜哉」（董含），他的被殺頭

也給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報應。在一份宣傳迷信的《文昌帝君諭禁淫書大律徵注》中舉了很多著、刻、評小說、淫詞得到報應的事例，其中講到金聖嘆：

> 評刻《西廂記》等書（此種邪書，一經才子品評，其描寫愈工，其聲價愈重，其流傳愈廣，其陷溺愈深），卒陷大辟（你以文詞殺人，天以文詞殺你），無子（從此斷絕書香種子）。

這些，就是《西廂記》產生後，對這齣戲的評價問題上一個遠非全面的概況。

近幾十年，我們不少人力圖用新的立場、方法來研究和評價、改編《西廂記》，有進展，也仍保有舊的分歧，甚至還有新的爭論。在這當中，對金聖嘆的看法卻呈現一種耐人尋味的情況。過去，在封建社會，一些人說他是孬種，那原因是在封建衛道者看來他思想不軌，不利於衛封建主義之道。在當代，金聖嘆卻又被列入「封建反動文人」之中。他的評改《西廂》，被認為「是西廂故事演化過程中的一次反動」。人們指責他評改的《西廂》「把其中的鬥爭性完全改掉，並羼入為統治者服務的新內容」，「歪曲成維護封建宗法禮教」的作品，並且「掩蓋了《西廂記》的藝術價值」。如是云云。一些有關文藝批評史的專著，甚至根本不提金聖嘆。

平心而論，金聖嘆刪改《西廂記》，有改得不好的地方；他的評注，有一些我們未必欣賞的觀點和趣味。但是，歷史不應割斷，也不能割斷。按照自己的思想和藝術趣味修改《西廂》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